

梅貽琦：一生專注辦好清華大學

（前言：梁先生是一位在香港實業界奮鬥了五十年的企業家，退休後定居澳大利亞，安享晚年。他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更是一位熱愛歷史、醉心民國人物研究的學者型長者。他多次前往臺灣，拜訪各大高校學者，深入探訪民國時期的文化遺跡與人物故事。本文為梁先生“臺灣行之三”，繼前兩期講述胡適與傅斯年之後，這一次，他深情地談起了梅貽琦。）

梅貽琦是中國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，1914年由美學成歸國。歷任清華學校教員、物理系教授、教務長等職。1931-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，也是清華史上任期最長校長。

梅貽琦一生專注做了一件事，就是辦好一所大學，將清華造就為一所世界名校。



由於其對清華大學的傑出貢獻以及本人卓越的教育理念，他與葉企孫、潘光旦、陳寅恪共同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。清華大

學于梅貽琦來說，是“生斯長斯，吾愛吾廬”。他的胸襟境界與心中的清華園，也許恰如清華園工字殿內對聯所書——“檻外山光，曆春夏秋冬、萬千變幻，都非凡境；窗中雲影，任東西南北、去來滄蕩，洵是仙居”。

1937年的全面抗戰爆發，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校合併為西南聯大，並分三路西遷昆明。校務委員會主席梅貽琦全面負責大學管理。國難當頭，大後方糧食短缺，經濟落後，生活非常艱苦。迫于無奈，出生天津望族的校長夫人韓詠華為了支持丈夫的教育事業，也為了同時維持家裡的生計，決定放下面子和身段去擺攤。西南聯大的教授家屬們，受校長夫人樂觀堅韌的精神感召，紛紛組成互助組，自力更生，出門賺錢。

1962年，73歲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因病去世，家中幾無積蓄，沒有私人住宅，住的還是辦公室。家中的寶貝，就是一個舊皮箱，裡面是整齊俐落的庚子賠款基金使用帳本。當我們致敬兩岸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一生清華，兩袖清風的時候，同時也應該致敬那個樂觀堅韌的偉大女人——地攤小販、校長夫人韓詠華。她用她纖弱的肩膀在風雲亂世扛起了生活的艱辛和家庭的重任，成就了丈夫梅貽琦治學夢想和家園守望，也成就了兩岸清華的繁榮昌盛。

最讓梁先生感動的是梅貽琦在家庭教育中“民主、自由、獨立”的精神，尊重子女的人生選擇。

1954年，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：他決定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條件，毅然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。這個選擇不僅是對個人未來的重新規劃，更是對國家和社會責任的擔當。當梅祖彥將自己的意圖告訴身在美國的父親梅貽琦時，梅貽琦的心中充滿了焦慮與擔憂。身為清華大學的前校長，梅貽琦的內心矛盾重重。作為一位關注民主和自由的教育者，他對兒子的決定感到複雜，既為兒子的勇氣驕傲，又對他可能面臨的困難感到不安。

經過一整夜的深思熟慮，梅貽琦最終選擇尊重兒子的意願。在他看來，孩子的個人選擇應該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。梅祖彥曾經在西南聯大輟學，從而為了更高尚的理想而投身軍旅，而此次返回大陸，他也是為了更好地報效國家。在梅貽琦的心中，兒子的每一個選擇都是值得尊重和理解的。

臨行之際，梅貽琦這個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，終於開口，以低沉而細膩的語調對兒子說道：“你回去是有用的，我就不行了”。緊接著，他又悲傷地補充道：“餘生可能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。”這句話蘊含著多少父愛的深沉與



無奈，讓人心酸。說完，他的眼中噙滿淚水，梅貽琦也似乎預感到這將是一別永別，他們即將走上不同的道路。

1954年3月，梅祖彥由紐約繞道法國返回祖國大陸，1996年，梅祖彥經過多番努力，得到機會去臺灣訪問，在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和教授的陪同下祭拜父親。2002年夏，梅祖彥當選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會長，2003年春節，梅祖彥因肺癌於5月27日去世。

世界再也沒了梅貽琦，只有提起清華大學，人們才會想起來他，雖然他已經去世了，但他身上的一些東西仍然成了謎團。比如，他當時為何不顧眾人反對執意南渡？為什麼晚年不和兒子一起回到大陸？為什麼他的兒子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回到大陸？他的兒女們又怎麼樣？故事的謎團終究可以在《南渡北歸》中找到答

案。這本書是岳南用了10年的時間，從北京到湖南，再到昆明、臺灣等十幾個省市實地考察，最後才完成的巨作，一本屬於中國人的巨著。

轉眼到了人間四月，春光中紫荊怒放，花影婆娑；荷塘畔新柳垂絲，碧波蕩漾。水木滋榮、氣象萬千的清華大學，2026年迎來了115歲生日。梁先生說：“梅貽琦的一生都傾注在清華的教育事業上，他以無可挑剔的聲譽和執著的奉獻精神，為這所學府留下了寶貴的財富與文化傳承。與他同處一代的眾多知名大師，如陳寅恪、葉企孫、潘光旦、吳宓、馬寅初和張伯苓等，他們在時代風暴即將來臨之際，依舊堅持自己的原則，勇敢面對現實，展現了民國知識份子的堅定與風骨，成就了那段歷史的光輝時刻。”

（梁先生口述，昆西整理。）

張燕波二三事 千波

我認識張燕波很多年了，幾乎從我們作為老留學生的一員來到澳洲不久，我就認識他。當然我們這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來的“老留學生”其實不是真正的留學生，是打著“留學”旗號來澳洲尋找新大陸新生活的一群人，大約有四萬人，按照英文的表達，就是“四十千”人，所以“四十千”也成了我們的另外一個“代號”。

這四十千人浩浩蕩蕩來到澳洲後，為了生存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”，每個人的經歷都可以寫成一本可歌可泣、可笑可憐的長篇故事。我們還發明了很多新名詞，比如“抗戰夫妻”、“超生難民”、“東西聯姻”、“牛奶箱宿舍”等等，這些名詞被我和田地、吳棟寫進一部叫做“留學詞典”的接龍小說裡，不過後來這部小說沒有完成，變成“爛尾小說”了。

張燕波是我們四十千人裡最早一批經商做生意的人，他本人是個文學愛好者，或者叫“文青”，他創辦了第一份大陸留學生背景的中文報紙——《華聯時報》。要知道當時悉尼的中文報紙都是港臺背景人士辦的，粵語味道濃厚。而《華聯時報》則是普通話報紙，它周圍凝聚了一大群老留學生作者，有“悉尼八怪”男作家，也有“悉尼九妖”女作家，大家在上面寫點兒“刺兒刺兒”的針砭時弊的小雜文、小說或者散文。那時候沒有互聯網，沒有智慧手機，看報紙是留學生為數不多的精神娛樂。在那個“舊石器時代”，報紙的文藝創作副刊還有稿費，我的稿費就成了我喝咖啡的“經費”。畢竟那時候大家都節省得很，沒有十分必要絕不消費，喝咖啡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“奢侈”事。

後來我“寫而優則編”，被張燕波“招安”當了一名兼職編輯，每週去報社工作一兩天。他派給我的活兒是編輯“生活方式”版和“人物介紹”版，介紹

一些吃喝玩樂的好東西，但是要儘量貼合老留學生的生活，不要太不接地氣。“人物介紹”嘛，就是找些“四十千”中的大小美女，登一些她們的漂亮照片，順便介紹一下，以賞心悅目為主；或者做個人物專訪，寫寫有趣的故事。吃喝玩樂那可是我的強項啊！結果本來一整天的工作，我只需要不到兩個小時就做完了。當然我絕不能告訴我的老闆張燕波，於是我就裝著很忙的樣子，用上班時間寫小作文掙更多的稿費。哈哈。

除了報紙之外，張燕波還搞過華文電視臺，但因為發射塔不太給力，電視螢幕常冒出一片白花的點點，所以我們給它起了個外號叫“雪花台”。跟一切文化事業一樣，光辦華文報紙、電視臺賺錢有限，後來張燕波又在報社旁邊開了一間華人雜貨鋪，叫做“第一間”。這個雜貨鋪也是後來華人超市的前身和先鋒，當時很是轟動，因為能開鋪子的留學生那時候還是鳳毛麟角。從“第一間”雜貨鋪小超市開始，張燕波開始了正式的經商生涯，他開過報社、超市、搬家公司、做過羊皮羊肉生意，後來還在海南種過香蕉，在廣州做美容藥妝生意。

別看張燕波的藥妝生意做得越來越大越來越紅火，已經搞成了跨國公司，他在澳洲的前期生意都經過了各種跌宕起伏，生生死死無數次了。比如《華聯時報》就賣給了一個東南亞老闆，改名叫“東華時報”；“第一間”雜貨鋪也轉手了；搬家公司因為員工貪腐而不再繼續；羊皮羊肉進出口生意，貨輪在海上漂浮時間太長，後來不知為何也沒有做下去。那時候我還開玩笑說，你現在在操作的是“皮肉生意”啊！張燕波於是在留學生圈子裡，有了一個非常顯赫的聲譽——“打不死的小強”，人生不論經歷多少挫折，他都能起死回生，東山再起。而且，在做這些“誰跟誰都不挨著”的生意的過程中，他一

直保持了一種少見的樂觀、幽默和豪爽。

話說張燕波操持“皮肉生意”的時候，我倆約了一起吃BBQ，燒烤他的“產品”——羊肉。對於吃，我一般都有熱情，巴特！我倆也是一種“誰跟誰都不挨著”的關係，我倆一起大眼瞪小眼吃飯，尷尬，太尷尬，實在尷尬。於是我們商量，分別叫上些朋友，大家“眾樂樂”勝過“獨樂樂”。我們把“烤羊肉”改成“烤全羊”，這樣更有號召力。我倆分工明確，我負責去租烤全羊的鋼架子和發電機，蓋因家裡不能烤全羊，那樣味道會“繞梁三日”不散，而公共公園裡沒有電源呀！如何運作旋轉鋼架？我還買了烤羊的調料一大桶。張燕波負責一大早開車去幾小時之外的農場拉全羊。朋友們聽到這個消息，又叫上他們的朋友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結果我們兩個人的烤羊肉午餐，“擴展”變成了一百多人的公園烤全羊大聚會！

作為朋友，我見證過張燕波的高光時刻，更見證過他的人生低谷。在他第二次離婚的時候，正值他的生意衰落時刻，錢沒有了，家也沒有了，孩子放哪兒暫時還沒著落。我還幫著他寫了法庭陳述書，打官司爭取孩子撫養權。然則年幼的孩子在澳洲一般都判給母親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後來他怎麼奪回的撫養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，他“什麼都沒有了”之後，決定離開悉尼這座“麥城”。他跟朋友們放出口信，他已經離開了澳洲。

巴特！與此同時我卻接到了張燕波的邀請，他要求去悉尼最好最豪華的餐館吃一頓兒，他要把悉尼最美好的印象帶走。我說，吃飯有兩種：“吃美食”和“吃風景”，一般兩者不可相容，你想吃什麼？張燕波毫不猶豫地說：吃風景，吃最好的風景。那好吧，於是我們就去了悉尼排名第一的“三個廚師帽”（相當於米其林三星）餐廳Quay（“碼頭餐廳”）吃午飯。這裡的海景無敵棒，餐廳就在環形碼頭西側，隔著環形碼頭，遙遙望見悉尼歌

劇院，碧海藍天，心曠神怡。

當然，“吃風景”的結果，吃食就是“牛和草”，擺得漂漂亮亮地端上來了。其實人家的“牛和草”是非常好吃的，只是我們當年見識少，還未能完全領略這些美食的好處。記得當時我倆大概吃了三百澳元，換成今天，就是差不多一千塊錢吧。你看爛船還有三千釘哪，反正我是捨不得花這麼多錢吃一頓飯。對了，Quay的前臺接待小姐，是一位高瘦苗條、像模特一樣漂亮的大美女。這麼說，你是不是覺得這頓飯略微值回一點兒票值了？最近我聽說，一代名餐廳Quay終於落幕關門了，悉尼的頂級餐廳，一個接一個地唱起了最後的“天鵝挽歌”，很是令人無奈。

吃完飯我跟張燕波說，你！出門往左拐，自己“悄悄地走”，“別帶走一片雲彩”。關鍵是，別讓別人看見你跟我在一塊兒，那我可就跳進黃河洗不清了。我出門往右拐。哈哈。

張燕波設計並贊助的第五屆世界華人作家巴賽隆筆會伴手禮封面。時光像火箭，一炮打到了2026年。我跟如今的成功生意人——“霸道總裁”張燕波說，我在為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巴賽隆筆會操持會務，你能不能給我來點兒贊助？比如還是你的產品——藥妝面膜？那沒問題！張燕波非常爽快地一口答應。不光給你贊助，我還能給你設計個特別有巴賽隆風格的“厚書”包裝，應對你們四月筆會的“書節”和“玫瑰節”。哎喲，那可太好了！於是隔了一個多月，張燕波的贊助品——面膜伴手禮做好了，發了五大箱子貨到巴賽隆。他還很用心地寫了一些話，做成一個“書籤”放在面膜盒子——厚書盒裡，非常完美地體現了他的“文青”情懷。

在贊助給世華筆會的面膜書籤中，他寫道：今天，我把這一枚書籤放進面膜盒裡，裹挾著地中海的風，送給同樣寫字的你。如果哪天，你在翻書時偶過它，希望你記得：我們都曾遠行，也一直在書寫。

悉尼詩詞協會舉辦高尚明老會長追思會

悉尼詩詞協會創會會長、永遠榮譽會長高尚明先生於2026年2月10日安詳離世，享年九十二歲。消息傳來，詩會同仁無不痛惜。

喬老一生情系中華文脈，2005年親手創建悉尼詩詞協會，傾盡心血二十年，為詩會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。他親自授課，循循善誘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詩詞新秀；他主編會刊，筆耕不輟，讓中華詩教在南半球生根發芽。他常說：“我在哪裡，中華詩詞就在哪裡。”這句話，正是他一生踐行的信念。

為緬懷喬老的高尚風範，追思他為詩會及中華文化傳播做出的卓越貢獻，悉尼詩詞協會於2026年4月8日上午在詩會活動中心，舉行了高尚明老會長追思會。

詩會負責人李振國、尹鋒、周偉強、李作恒、黃永勝、丘偉芬；前任會長王曼妮、張青；顧問柳復起、何與懷、岑子遙、汪學善、周幹全、陳世豪、譚文華、林觀賢、倪祖明、劉成鳳、黃冠英和部分會員；澳洲中華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黃少石、副院長陳秀英；澳大利亞書畫家協會副主席劉繼格等出席會議。喬老會長的夫人江濤女士攜女兒女婿亦親臨會場，與眾人一同寄託哀思。

追思會由詩詞協會執行會長尹鋒主持。

首先進行了默哀儀式，向喬老會長致敬！

追思會重播了喬老生前的精選照片，記錄了他與詩會發展的點點滴滴。

李振國會長率先發言，隨後



高尚明先生生前與夫人江濤女士合照。

發言的有：王曼妮女士、張青先生、柳復起先生、何與懷博士、岑子遙先生以及丘偉芬女士。他們追憶了喬會長在光輝的一生中的巨大貢獻。

喬老會長的長女喬清波女士發言。她表示感謝詩詞協會為父親舉辦了這場追思會，她回憶了父親晚年全心投入詩會工作的點滴，深情表達了對親人的思念。她說聽了各位老師的發言，讓她更加感受到父親有追求，有大愛，感謝詩會對父親的陪伴與支持，讓她們做子女的引以為豪！

追思會舉行了帛金捐贈儀式。喬老的二女兒喬清汶女士代表喬家向詩會捐贈了1600元帛金，再次展現出喬家對詩會的關愛，延續了喬老對發展悉尼詩詞協會的奉獻精神！

詩會顧問、知名書法家陳世豪先生以翰墨寄託哀思，向喬老家屬贈送了恭錄喬尚明、江濤詩《思家嚴——為家父八十七歲壽誕二十韻》的墨寶。

詩會顧問、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榮譽院長譚文華女士即席發表感想。

追思會結束後，拍了大合照留念。

（節選自恒心馬稿件。）